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十四回 遊山寺邂逅嬌姿

且把紅生按下，再說魯元文。自將沈西苓劾奏流西，又將紅生假公濟私，舉薦他收服黑天王。以是滿朝科道俱各憤憤不平道：“他雖官害極品，不過是一武弁出身，怎敢竊弄威福，把我等文官小覷，致流者流，降者降。若不將他彈奏一本，將來朝綱必致紊亂。”遂將魯元文陰受迎寇唐雲厚賄，反把百姓殺害充作賊俘，欺君誤國等情，做了本頭，奏聞聖上。不覺龍顏大怒，立時批下，著將魯元文革了職，候刑部勘問。魯元文聞了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，連夜打發家小，並將金珠細軟，前往浙江暫住。原來魯元文，單生一女，名喚瓊英。年方二八，尚未受茶。自前番在後花園內瞧見紅生，豐姿秀麗，心下十分想念。不料魯元文回來撞見，認是奸細，竟將紅生捆吊密室。瓊英不勝憐憫，候至夜深，密著老嫗潛將酒飯與生充飢。及次日遇著沈西苓救去，瓊英方纔放心得下。然未知姓甚名誰，無從探訪，心心念念思慕不置。祇因年已及笄，春心飄蕩，兼值深閨迥寂從不見人，所以一遇紅生，便覺十分屬意。閑話休提。

且說當日隨著母氏急忙收拾起身，在路曉行夜宿。不一日，舟次蘇州。瓊英對著老夫人說道：“孩兒一路為因思念爹爹，心煩意亂。今日舟抵姑蘇，聞得虎丘山寺，風景秀麗，意欲上崖去，散悶片時，不知母親允否？”老夫人道：“果然聞得虎丘為蘇州第一勝景。汝若要去，可令乳娘相伴，隨喜一會，我自坐在船中罷。”瓊英聽說，心下大喜。次日清早，催喚早膳喫過，即帶了乳嫗並丫鬟僕從，前往虎丘遊賞。祇因此一去，有分教：

畫船喚起相思恨，佳句消磨錦繡腸。

再說紅生，正欲進京復命，恰值府廳各官備酒在虎丘餞別。紅生遂與莊偉人於早間先到山寺隨喜。正在徘徊之際，忽見一隊僕媵，隨著一個美麗女子，款款而來。紅生慌忙前一看，乃一絕色佳人，與方素雲不相上下。即著隨行兵役問是誰家宅眷。須臾回說，乃是魯老爺的小姐，名喚瓊英。祇因魯總兵被著科道糾彈，奉旨革職，所以夫人小姐潛往浙江暫住。便途經過，到寺遊賞。紅生聽說，大喜道：“原來魯元文也有今日，祇可惜他的女兒曾有一飯之恩，何以報答。”一邊自言自語，那瓊英覷見紅生，也暗暗驚疑道：“昔在園內遇著的書生，怎生也在這裏。看他許多役從，難道已經出仕的麼？”即著家僮問□是哪一位官長。家僮去了一會，登時回報說：“乃是欽差征討湖寇的兵部職方司紅老爺。”瓊英心下想道：“或者面顏相似，不是他麼？為何就得這般榮擢。”當日回到船中，愈加思念不已。吟詩一絕以自遣，道：

相逢誰解不相思，相見哪知意欲癡。

今夜孤舟何處泊？落花空對水差差。

魯小姐到得船中，老夫人即催開船趕到平望停泊。次日五鼓起身，自向武陵進發。

且說紅生當晚在虎丘寺內，飲宴之後，忽報天使來到，開讀聖旨已畢，天使道：“恭喜老先生剿除巨寇，皇上大喜，特著下官星夜前來催促進京復命，並要眾將官立功冊籍，以便次第行賞。欽限緊急，老先生祇索即日起程，不便逗遛了。”紅生便與莊偉人擇日班師。一路至北逢州過縣，無不盡有人馬迎接。

不一日，來到魯橋驛。那驛丞不早準備，缺少驛夫。本府知府不好意思，就把驛丞解來請罪。紅生仔細一看，認得就是何半虛。佯為不知，厲聲喝罵道：“王師奏凱，凡經臨地方，上下衙門，無不躬親迎送。你許大前程，輒敢違誤麼？”何半虛抬頭見是紅生，驚得魂不附體，連連磕頭道：“願求饒恕。”紅生喝叫重打四十，即以抗誤王師論罪，革去本職。可憐何半虛，打得兩腿鮮血淋漓，即日收拾起身回去。自不消細說。

且說紅生，不一日到北京。項工部聞知，即到寓中相會。當下敘過寒暄已畢，項工部道：“迎寇縱橫，雖則是疥癬之疾，然損兵折將，連年征討未獲掃清。今仁兄此舉，本為奸臣設謀傾害，誰想竟成大功，凱旋復命，使弟輩殊為慶忭。但聞初時亦屢為賊敗，不知後來怎得即爾洗除？願乞為弟細罄其詳。”紅生道：“小弟弄筆書生，素不諳軍旅之事。前者奉命前去，自分必死。蓋權奸名為薦舉，陰實中傷，故所謂調軍士皆老弱疲病不堪者。況又糧草不繼，外絕救援。弟雖身先士卒，日夜飲泣，其如賊寇披猖，致遭連敗。天幸遇一壯士援戈相救，遂得轉敗為勝，得以一戰掃除。此君姓莊名偉人，亦是江湖豪傑。少不得面聖之後，還要同來奉拜。”項工部道：“此皆仁兄洪福，所以有此際遇。”說罷，即令備酒與紅生稱慶。當晚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紅生早朝復命，龍顏大喜。便宣入金鑾殿，細問平復之由。紅生把諸將效力，並莊偉人解救之事一一具奏。聖上十分慰勞，欽賜蟒衣一襲，玉帶一圍，官封兵部少堂。莊偉人棄邪歸正，平復有功，即授都督之職。烏力骨、王守備等，俱有汗馬之勞，超升三級。水從源、甘盡忠沒於王事，蔭封其子。宣詔已畢，紅生謝恩出朝，拜望同年並翰林科道各衙門知識。在路忽遇著魯元文。魯元文遠遠望見紅生，即把馬頭撥轉，向著小路而去。紅生陡然想起，前日保我剿寇，本欲置我死地，誰知反得成功，豈不是因禍致福。祇有沈西苓被他陷害，至今尚在遠方，實是可傷。今幸被彈革職，現在審問。若不與西苓雪冤，更有誰人出力。思忖了一回，遂去與莊偉人商議此事。莊偉人聽說，不覺大怒道：“這樣奸臣，何消與他絮叨叨的論辯，我明日早朝，少不得要上朝謝聖。倘或撞著時，一頓打死便了。”紅生道：“他既奉旨候勘，是個欽犯，不是這般鹵莽的。待奏過聖上，慢慢的與他廝鬧未遲。”再三勸慰，莊偉人哪裏肯聽。

次日早朝謝恩已畢，正要出來尋那魯元文。魯元文合該晦氣，正在朝房之外，劈頭撞著莊偉人。喝問道：“你這個就是魯元文麼？”魯元文慌忙應道：“閣下是甚麼貴職？”那莊偉人便大聲道：“簇新欽授都督莊偉人的就是。今早一來上朝，二來要打殺一個奸賊。”話聲未絕，挺出升籬大的拳頭，祇一拳把魯元文打去了十數步。早驚動了文武各官，盡來解勸。莊偉人道：“待我再是一拳就結果了這奸賊了，倒省得他刑部衙門受苦哩。”正在喧嚷，適值紅生與項工部來到，竭力勸免。魯元文抱痛而回，竟不知為著甚麼緣故。莊偉人既打了魯元文，便去上朝。朝罷，歸與紅生計議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。我今日即打了那廝，那廝明日少不得決有本進了。明早我與你兩個，各彈他一本，倒也使得。”紅生道：“弟亦料著。此賊氣憤憤而去，決有本章奏聞聖上。與其讓他先動手，不如弟與仁兄各上一本。兄把克餉喪師，殺害忠良之事劾奏，待弟把那不法欺君彌天大罪，細細具疏。他已是革職候勘的，怕不將他斷送了也。”

算計已定，次早二疏同進，魯元文亦具本進上。聖上看見大怒，便著錦衣衛拿下。其沈西苓，即日召還原職。旨下之日，那些受害的官員俱各補疏進內，即著三法司勘問。因恩赦減等，發到雷州安置。家小田園，一概抄沒。紅生與莊偉人聞知，俱大喜。飛即差人同著天使出關，迎接沈西苓。

要知後來如何？下回便見。